

春
秋
左
傳
詁

春秋左傳詁卷二十

陽湖洪亮吉學

傳

哀公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說文栽築墻

長板也春秋傳曰楚圍蔡里而栽杜本此廣丈高倍夫屯

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按士虞禮明日

以其班耐鄭康成云班或作辨史記辨於羣神徐廣曰

辨音班是此辨字義當作班也襄廿五年男女以班劉

炫曰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與此同使疆於江汝之間

而還說文服虔云蔡使楚疆於故江國與汝水之間其意言

蔡割地以賂楚也本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吳王夫差

敗越于夫椒史記集解賈逵云夫椒越地按說苑作夫湫湫

與椒古字通報構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

會稽外傳及史記吳世家保並作棲越世家作保棲於會稽國策作保於會稽之上賈逵云會

稽山名地理志會稽郡山陰會稽山在南杜本使大

夫種因吳大宰誣高誘淮南王書注大夫種姓文氏會

稽鄞人按誘注呂覽又云種楚郢人今呂覽本訛郢為

鄞又為鄞並非也錢少詹大昕亦定為郢人說文誣大

也春秋傳吳有大宰誣以行成服虔云行成求成也

史記集解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

疾莫如盡釋文去疾本又作去惡按戰國策引作書云樹德莫如

滋除害莫如盡蓋此二語乃逸書也與今偽泰誓不合

昔有過澆音賈達云過國名也同殺斟灌以伐斟鄩音賈

達云斟灌斟鄩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故曰滅夏后

相也同滅夏后相音汲郡古文云帝相九年居於斟灌

廿六年寒促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廿八年寒促使其

子澆弑帝公羊傳曰君死於位為滅服虔云夏后相啓

之後史記集解按正義襄四年傳云澆用師滅斟灌此云殺

斟灌者王肅云滅殺也古者滅殺尊卑同名后緡方娠

音賈達云緡有仍之姓也同說文娠女身動也春秋傳

曰后緡方娠按漢書注應劭曰娠動懷任之意左傳曰

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廣疋娠身也漢書身多作娠

古今字詩生民疏引作后緡方震郭璞爾雅注娠猶震

也是一本又作震逃出自寶歸於有仍

古今人表作有仍師古曰仍音

仍潛夫論引此作奔於有仍

生少康焉服虔云后緡遺腹子仍仍

牧正王肅云牧正牧官之長基澆小爾雅基忌也

說文基毒也杜本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賈

逵云有虞帝舜之後同為之庖正王符引以除其害虞

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賈逵云綸虞邑同郡國

志梁國虞縣有綸城少康邑杜本有田一成賈逵云

方十里為成同有眾一旅賈逵云五百人為旅同杜並

此能布其德而兆其謀趙岐孟子注兆始也杜本以

牧夏眾撫其官職服虔云因此基業稍收夏遺民餘眾

撫修夏之故官憲典同使女艾謀澆王符引說文謀

軍中反間也韋昭國語注謀候也杜本使季杼誘豷

廣雅誘致也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釋文績一本祀夏配天

服虔云以蘇配天也同上不失舊物賈逵云物職也

同上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

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弃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

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

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矣釋文俟本介在蠻夷而長

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

而十年教訓服虔云令少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少婦

女十七不嫁男二十不娶父母有罪也將生子以告與

之醫饋之餼也死者釋其征必哭泣葬埋如其子也孺

子遊之必舖歆之也非手所種夫人所織不用十年不

收於國本二十一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

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

邯鄲圍五鹿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

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禮

疏引傳陳人下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

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

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

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

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語方言

芥草也廣雅同杜本是其禍也吳志賀循傳引云國之

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

也以民為草莽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

足利本後人記曰異本莽上有草字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

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

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齊侯衛侯會於乾侯救范氏

也師及齊師衛孔圍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吳師在陳楚

大夫皆懼曰闔閭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

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

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說文彤

丹飾也鏤剛鐵可以刻鏤此杜本按家語車不彫幾器不

彫鏤彫一本亦作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

不取費在國天有苗厲親巡孤寡諸本巡下有其字今从石經本刪而共

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士而後自食其餘若簞醪注流也本疏按何休公羊注分

半也杜注云徧非本訓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

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

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

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

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說苑引作夫差先

或作夫差先自敗者非安能敗我 冬十月諸本作十一月今从石經刪晉趙鞅

伐朝歌

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漙沂之田而受

盟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賈逵云僕御也史記集解公曰

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

圖服虔云郢自謂已無德不足以污辱社稷同君其改

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圖**服虔云三揖卿大夫士土揖

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本**疏鄭司農云卿大夫士皆君

之所揖周禮注杜本此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

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

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

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圖**水經注

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頓丘衛國縣西戚亭是也為衛之

河上邑使大子統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圖**服虔云衰

經為若從衛來迎大子也史記集解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
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
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
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
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惠士奇曰詢宜屬上讀簡
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
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順
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
縣下大夫受郡○按今說文本引作上大夫受郡誤今考
水經注引說文云故春秋傳曰上大夫縣下大夫郡可
以證今說文刻本及高誘注之失士田十萬庶人工商

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圖服虔云趙鞅入晉陽以叛後

得歸改名志父春秋仍舊猶書趙鞅^{釋文}韋昭國語注志

父簡子之後名也^{杜本}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綷以戮

桐棺三寸不設屬辟^{鄭元禮記注作屬牌}^圖荀卿子曰罪人之葬棺

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屬辟素車樸馬^圖荀卿子

曰若馭樸馬楊倞注未調習之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

也甲戌將戰郵無卹御簡子^{古今人表作郵亡}^圖服虔云

王良也^{本疏}衛大子為右登鐵上^{水經注引傳作鐵三文選注同}^圖京相

璠曰鐵上名也^{水經注杜同此}望見鄭師眾大子懼自投於車

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

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隔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

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廩之

廣韻引作羅之

說文稱柰

束也廣疋稱束也按稱廩字同

杜本此

吏詰之御對曰疋

作而伏說文疋疋有熱瘧也廣雅疋疋瘧也

杜本此

衛大子禱

曰曾孫崩曠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

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崩曠不敢自佚備持

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

鄭眾周禮注引作無破骨無面夷

以集

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晉語曰死不敢請韋昭

注言不敢請歸之神也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

斃于車中

爾雅斃踣也

鄭元禮記注斃仆也

杜本此

獲其

蠡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

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叟曰雖克鄭猶

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尤稅焉趙氏得
 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
 歲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獻
 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
 曰國無小旣戰簡子曰吾伏弢說文弢弓衣也此杜本嘔
 血外傳作略血釋文嘔本又作啗弢廣雅嘔吐也此杜本鼓音不衰今日我
 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
 我兩靽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靽皆絕
外傳作兩靽弢說文靽引軸也吳繼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
 畢人眾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
 遷于州來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

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

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詔鄭司農周禮注庀具也此杜本而不

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詔檀弓有子服伯子鄭

元注云蓋仲孫蔑之兄孫子服景伯以待命命不共有

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釋文本又百官官備府庫慎守

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詔爾雅鬱氣也攸所也火

氣出之所也惠士奇曰襄九年奔火所意亦同杜注不

明晰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峻詔按杜訓峻作次

無此義訓疑當從方言峻改也蓋謂內外皆改次耳漢

書公孫宏傳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遠李奇注曰

言有次序也悛遠字同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

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

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服虔

云象魏闕也法令縣之朝謂其書為象魏御覽杜取此曰舊

章不可亡也韻應劭風俗通引曰舊章不可無也按此則

亡當讀為無陸氏無音蓋讀如字富父槐至曰無備而

官辦者猶拾藩也高誘淮南王書注引此藩作藩韻說文藩汁也春秋傳

曰猶拾藩也釋名云宋魯人皆謂汁為藩於是乎去表

之橐橐从石經宋本改正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韻

服虔云桓僖當毀而魯祀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

知其為桓僖也史記集解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宏事劉文

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宏國莊

子外篇胙篋萇宏施釋文崔云讀若拖或作施字施裂

也韓非子難言篇亦云萇宏分施淮南王書萇宏鉞裂

而死一云車裂而死司馬云施剔也一云列腸曰施按

崔本或作施字哀二十七年國人施公孫有山氏義當

同雜篇外物又云萇宏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

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

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

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

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

常謂服虔云召而問兒死意

本疏

正常不反

冬十月晉趙

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郭謂說文郭郭也使其徒

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臯

夷惡范氏也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謂詩毛傳

承止也按易繫辭傳云小人不威不懲字亦作承廣雅

懲恐也蓋諸大夫懲前事欲止其行耳二義並通杜注

云承音懲反覺迂曲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

以兩矢門之眾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

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

殺公孫姓公孫盱

盱从釋故石經改正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

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

外於繪闕曰吳將沂江入郢音義三倉逆流行水曰沂水經

杜本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音義廣雅昔夜也穀梁曰入

至於星出謂之昔襲梁及霍音義服虔云梁霍周南鄙也

水經京相璠曰霍陽山在周平城東南同上杜單浮餘

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音義京相璠

曰南鄉漸縣有故豐鄉春秋所謂豐析也水經郡國志

南陽郡析有豐鄉城杜同與狄戎以臨上洛音義地理志

宏農郡上洛禹貢洛水出冢嶺山左師軍於菟和右師

軍於倉野音義水經注丹水自倉野又東厯菟和山即春秋

所謂左司軍於菟和右師軍於倉野者也使謂陰地之

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

水經注引作晉楚之盟

好惡同之若將不

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

通上洛阨道也

水經注

按水經注丹水出商縣東南流注

歷少習武關按此則少習非即武關乃商洛中之阨道

耳京相璠說甚明杜注誤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

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

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

大夫以鼻楚師于三戶

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史記竹

書紀年壬寅孫何侵楚入三戶郭鄺道元云春秋之三

戶矣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秋

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

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
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樂鄆地理志趙國

襄國故邢國也廣平國任師古曰本晉邑常山郡關棧
後漢改樂城縣鄆世祖卽位改名高邑說文鄆常山縣
逆時陰人孟壺口地理志太原郡孟晉大夫孟丙邑上
黨郡壺關棧逆時當卽漢曲逆縣水經注引左傳亦作
曲逆云中山曲逆也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地理志
趙國柏人師古曰本晉邑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
張柳朔墨子所染篇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勝惠棟曰
王勝卽王生也古張字省作長見楚相孫叔敖碑言諸

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朝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于柏人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服虔云燕姬齊景公嫡夫人昭

七年燕人所歸不成未冠也御覽諸子鬻姒之子茶嬖

服虔云諸子諸公子鬻姒景公妾也溘于人所納女茶

安孺子同上晏子春秋溘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茶史

記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茶田完世家作芮子桉惠氏云

溘于人未詳所出豈未見晏子耶諸大夫恐其爲大子

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天子若之何服虔本上

無大字為子為太子也茶少故恐立之言君長未有大

子一旦不諱當若之何欲其早立長也同上公曰二三子

問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詒服虔云言

二三子當國家閒暇無憂虞惟恐疾疾在其閒今無疾

疾何不自謀自樂何憂無君乎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

立茶詒服虔云國惠子國景之子國夏也高昭子高嬭之

子高張也同上按今本作高偃寘羣公子於萊釋文羣或作諸詒

服虔云寘置萊齊東鄙邑欲使遠齊同上及史記秋齊

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史記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

史記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史記

弗皆作弗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史記無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史記

胡何作 詰服虔云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

理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愍而歌師眾也黨所也言公

子徒眾何所適也史記集解 杜取此 鄭駟秦富而侈變大夫也

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云不

解於位民之攸暨詰本作 暨非 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

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詩作 追 命以多福詰按此約詩意言

之故與詩本文不同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

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驟乘焉史記驟 作參 所從必言

諸大夫曰彼皆偃蹇詰廣雅偃蹇天橋也王逸楚詞章句

假蹇高貌將弃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逼我盍去諸
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
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
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
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旣成謀矣盍及其未作
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
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
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
○同服虔云圍晏嬰之子上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
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弃
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

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

釋文辭本又作辭說

文辭不受也受幸宜辭也辭猶文

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

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

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期子西謀潛

師閉塗

史記作伏師閉塗徐廣曰塗一作壁陸

案附注曰列女傳亦作壁壁軍壘也逆越女之

子章服虔云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

史記集解杜本

此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三日

說苑引作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

楚子使問諸周太史

說苑引作楚子乘駟東而問諸太史

州鄭司農云太史主天道

周禮注

服虔云諸侯皆有太史

主周所賜典籍故曰周太史一日是時往問周太史

本疏

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

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
又焉移之遂勿禱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
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服虔云謂所受王

命祀其國中山川為望史記集解江漢睢漳楚之望也按

家語作沮漳文選注云睢與沮通地理志南郡臨沮漳

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應劭曰沮水出漢

中郡房陵東入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

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

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釋文或作天道非有此冀方

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

以為逸書解為夏桀之時惟王肅云太康時也本逸書疏

滅亡謂夏桀也本疏五十八按杜注取此黃仲元云服虔釋

左傳之文以亂其紀綱為桀時今考孔氏正義據梅賾

偽書博學如陸德明亦未省察高誘淮南王書注云冀

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

矣 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史記作田釐子使召公子陽生

詒賈逵以傳文相連為遺意茲來召又怪其日月錯誤

云其說未聞本疏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

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

闕止知之戰國策引作監止史記同**詒**史記田完世家云子我者監止

之宗人也惠士奇曰呂覽以闕止為宰子高誘云宰子

字子我史記亦言宰我與田常作亂皆秦漢人相傳之

語未必然也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王也處
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
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
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
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
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
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惟子
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
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

史記漢書並作晏孺子
蓋安與晏古字通也

郡國志

濟南郡管縣有賴亭去鷲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

句實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

不亦此然君異

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
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
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
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
毛遷孺子於駘註賈逵云駘齊邑史記集解不至殺諸野幕之
下葬諸及冒涓

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夏
公會吳于郟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
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
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
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

弃禮則有淫者矣。節孔安國書傳淫過也。杜本周之王也。

制禮上物不過十二。節賈逵云周禮王令諸侯享禮十有

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史記集解以為天之

數也。今弃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勿聽。景伯曰

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

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

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

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弃

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周禮後漢書注引傳治並作持節王肅云委貌

之冠元端之衣也。本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節

說文羸袒也。按說文羸或从果故今本轉作羸。潛夫論

又引作倮今攷釋文贏本又作倮蓋本此豈禮也哉有
由然也反自節以吳爲無能爲也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

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

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

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

曰禹合諸侯於塗山水經注引合作會塗作會地理志九江郡當塗

應劭曰禹所娶塗山國也有禹墟杜本執玉帛者萬國

註按水經注以塗山爲卽山陰之會稽山譏杜爲誤但

引國語吳伐越爲吳伐楚則道元失之今其存者無數

十焉惟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註**服虔

以二句亦爲孟孫之言謂諸大夫誠共知伐邾必危何

故不早言也

本疏

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不樂而出

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

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矣二千里不三月不至鄭司農

云柝戒者所擊也

周禮疏

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

以茅叛鄭郡國志山陽郡高平侯國有茅鄉城

杜同此

師遂

入邾處其公宮眾師晝掠邾眾保于繹地理志魯國騶

嶧山在北按嶧繹古字同

杜同本此

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

于亳社囚諸負瑕應劭曰負瑕在瑕上縣西南

水經注杜本此

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

晉而遠吳馮恃其眾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

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

也若夏盟於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惟君圖之吳子從之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眾君子謂服虔云眾君子諸國君本立于社宮謂賈逵云社宮社也史記集解杜取此鄭眾云社宮中有室屋者同上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且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謂

服虔云以小加大水經注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

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邗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誦之不行師待

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陽諸本並脫陽字从石經增及司

城彊以歸殺之吳為邾故史記作騶又作鄒索隱云騶與鄒通將伐魯問

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

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註

按後漢書袁紹傳曰且君子違難不適讐國注引左傳

公山不狃曰君子違難不適讐國注中難字蓋涉漢書

本文而誤也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

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

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
問於子泄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
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屑屑亡
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泄率故道險從
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節人之漚管者曰
漚說文漚久清也惠棟曰鄭康成注考工記引作渥管
釋文渥烏豆反與漚同是渥爲古文漚也何故使吾水
滋說文茲黑也从二元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茲按石
經及諸刻本並作滋陸氏不引說文但言字林云黑也
或字林作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
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

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

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

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于王王曰此同車必

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諸本於作于从石經訂正遂次於泗

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

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

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

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

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

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鄭元詩箋

云載猶戴也惠棟曰劉炫以負載為負戴器物說較杜

爲是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
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
之卽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
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謹及闕 或譜胡姬於齊侯
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齊侯使如吳請師
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
囚諸樓臺梃之以棘註說文梃以柴木槿也从木存聲本
又作存杜本 廣正梃施也施今作籬字使諸大夫奉大
子革以爲政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齊閭丘
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
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譜子子姑居於潞以察

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于之所出門使以三
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殺之 冬十
二月齊人歸讎及闞季姬嬖故也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

釋文綽本又作卓同

吳子曰昔歲

寡人間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鄭武子

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

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

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邾張與鄭羅歸

夏楚人伐陳陳卽吳故也 宋公伐鄭 秋吳城邳溝

通江淮韻地理志廣陵國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湖

水經注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邳城

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北通射陽湖
西北至末口入淮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雷服虔云
北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爲土立者爲木邪向徑者爲金
背徑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本疏占諸史趙史墨史
龜史龜曰是爲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
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
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
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
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三之需三三曰宋
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社祿
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冬

吳子使來儆師伐齊 **詒** 說文儆罪也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 公會吳子邾子

邾子伐齊南鄙師於鄆齊人弑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

于軍門之外 **詒** 服虔云諸侯相臨之禮 史記集解 徐承帥舟師

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

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 **詒**

廣雅云襲重也 杜本此 行也於是乎取犁及轅 **詒** 京相璠

曰濟南梁鄒縣有袁水者也 水經注 毀高唐之郭侵及賴

而還 **詒** 服虔云賴齊邑 史記集解 秋吳子使來復儆師 冬楚

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

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台務德而安民乃還

十一年春齊爲郎故國書高無不帥師伐我及清

諸本不若作季

依前傳改

註

郡國志濟北慮縣有清亭

杜同此

季孫謂其宰冉求

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御

諸竟

御字从釋文改

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

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

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

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

宜字下石經旁增哉字係後人所加不可從政

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夫不列

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侯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

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

才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

釋文丈夫或作

大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泄帥右師顏羽御邴泄為右冉
非是也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

劉攽春秋權衡曰按有子當作子有子有者冉求字也

仲尼門人字多云子某者不得云有子也傳寫誤之矣

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

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家語

叔務人遇人入保負杖而息禮記檀弓作公叔禺人見保

遇負杖入保者息孔疏云禹務聲相近聲轉字異也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

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謂之齊師自稷曲

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

之眾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師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

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按孟之側

字反與楚大夫子反名側同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

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

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

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泄子羽銳敏

高誘戰國策注銳精也詩毛傳敏疾也杜本我不欲戰

而能默釋文本泄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

殞禮記作與其鄰童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

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夏陳轅

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

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阻進稻醴梁糗服脯焉

釋文殿亦作
銀按當作銀
說文糗熬米麥也脯乾肉也喜曰何其給

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為郊戰故

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於嬴地理志博縣

縣並屬泰山郡
杜本
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

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

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閻

上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

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賈逵云虞殯遣殯歌詩
本疏杜
陳

子行命其徒具舍玉釋文本又作哈
初學記引亦同
公孫揮命其徒曰人

尋約詩毛傳八尺曰尋
杜本
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

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

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
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上
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
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劔鉞曰奉
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
而拜公使太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製之以元纁釋文
別本無 制說文製衽衣也按杜注製薦也未知何據加組
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吳將
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
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制服虔云豢養也穀食曰豢杜取
此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制呂

覽載子胥語曰夫吳之與越接土隣境壤交通屬習俗

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

然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

獲石田也詁王肅云石田不可耕史記集解杜取此無所用之越

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

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詁服虔云顛隕也越墜也顛

越無道則割絕無遺也同上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子

茲邑詁孔安國書傳劓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杜本

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

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詁服虔云鮑氏齊大夫同上接

史記說苑吳越春秋並云吳王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

子於齊鮑氏而還報吳是則子胥實身自使齊杜注私

使人至齊之說非也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

服虔云屬鏤劔名賜使自刎同按荀子成相篇到而獨

鹿棄之江宥坐篇又云子胥磔姑蘇東門外按屬鏤獨

鹿音同吳語盛以鴟夷而投之江賈逵云鴟夷革囊也

將死曰樹吾墓檟史記檟作梓世家列傳並同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

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

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

宋子朝其姊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服

虔云孔文子衛卿也同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姊寘於

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

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

立遣使室孔姑疾臣向魍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

魍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

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鄆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慙釋文慙作整

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

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

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

矣註賈逵服虔等注並云夏曰胡本疏杜禮記明堂位周

之入簋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烏則擇木

木豈能擇鳥註服虔云烏喻已木以喻所之之國史記集解杜注

上句取此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家語

訪作防

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季孫欲以田賦詰賈逵

以為欲令一井之間出一丘之稅井別出馬一匹牛三

頭本疏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

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

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吳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繞放經而拜公會哭于

棠阜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謂賈逵云尋温也論語按言

尋盟者以前盟已寒更温之使熱杜取服說言尋之言

重也義亦通然賈義為長矣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

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

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

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謂服虔云尋之言

重也温也寒歇也亦可寒而歇之儀禮疏禮記疏並同杜取此按儀

禮有司徹篇乃執爨尸鄭注云古文爨或作尋記或作

燂春秋傳曰若可燂也亦可寒也賈疏云大記或作燂

者按郊特牲云血腥爛祭用氣也注云爛或作燂又引

服注云云杜注本諸服氏惟尋有温義杜所未取鄭引

傳直作焯字則漢人訓如此與下文寒字對也乃不尋

盟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

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

方無道國無道必弃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

長木之斃無不標也說文標擊也廣疋同此 國狗之

瘼無不噬也說文噬啗也喙也廣疋噬齧也按杜注本

廣疋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郟公及衛侯宋皇瑗

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鄭元周禮注藩盾盾

可以藩衛者如今之扶蘇與按杜注雖本廣疋然究不

若鄭義為得其實于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

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服虔云致賓禮於地主

本疏

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于盍見

大宰嚭諸本無嚭字今从石經增乃請東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

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

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

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

崇讐也韋昭國語注墮毀也此杜本夫墮子者得其志矣

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

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

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

者畢今火詩毛傳大火也此杜本猶西流司歷過也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頌丘玉暢岳戈錫國按郭忠
恕佩觿岳岳二字注云上五威翻山高兒下尼輒反地
名則當讀作聶僖元年次於聶北說文引作岳北或岳
聶古字通集韻岳逆吸切音岌地名春秋取宋師於岳
據此則聶爲岳之誤審矣今定作岳字下皆同子產與
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
城岳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
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

十三年春宋向魍救其師鄭子賁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
魍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謹郟延國說文郟周文王
子所封國按春秋時郟邑屬宋延蓋郟邑大夫也以六

邑爲虛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六月

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韻顧炎武云隊卽古隧字吳語句

踐命范蠡古庸率師沿海沂淮以襲吳蓋越兵入吳一

襲淮一沂江所謂二隧也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王書

皆作干隧干隧地無考疑二隧之誤疇無餘謳陽自南

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

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韻郡國志會稽郡姑末劉昭注左

傳爲姑蔑杜同此 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警而弗殺也大

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

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

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

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服虔云惡其聞諸侯

史記集解 杜取此自到七人於幕下服虔云以絕口 同上杜取此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

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外傳作董褐賈逵等皆云董

褐司馬寅也本疏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

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

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

請少待之乃先晉人賈逵云外傳曰吳先敵晉亞之先

敘晉晉有信又所以外吳同上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

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

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不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

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
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
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
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
人乃止旣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
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惟命遂囚以還及戶牖

圖

地理志

陳畱郡東昏劉昭注郡國志引陳畱志曰故戶牖鄉

杜本

此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
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
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齟言
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

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紫兮韻廣雅紫聚也李善

引倉頡篇亦同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

睨之韻說文睨衰視也廣雅睨視也杜本此對曰梁則無矣

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韻按庚癸吳越

之市語也越絕書計倪內經庚貨之戶曰穡比疏食故

無賈又云壬癸無貨蓋庚癸食之最麤者耳與上句麤

則有之正相應杜注非也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

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韻

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史記作獲獸

韻賈逵云周在西明夫子道繫周木服虔云言西者有

意於西明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故著於西也

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上同又曰大野蕞名魯田圃

之常處蓋今鉏野是也史記集解 杜取此王肅云車士將車者

地子姓鉏商名本地理志山陽郡鉏野大野澤在北兗

州蕞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節服虔云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為不祥也仲尼名

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為仲尼至也本疏史記集解

同小邾射以句釋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

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

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

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責是義之也由弗能 齊簡公

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國賈達云闕止子我也史記集解 杜取此

及卽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史記

作御鞅

詒賈逵云鞅齊大夫也

同上杜取此

曰陳闞不可並也君

其擇焉弗聽子我夕**詒**賈逵云卽闞止也

史記索隱

服虔云夕

省事

集解取此

陳逆殺人逢之

詒服虔云子我將往夕省事

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

同上

遂執以入陳氏方睦**詒**服虔

云陳常方欲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

同上

使疾而遺之潘

沐服虔云使陳逆詐病而遺之

同上

說文潘浙米汁也鄭

元禮記注潘米瀾

杜本說文

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

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詒**服虔云子我見陳逆得生出

而恐爲陳氏所怨故與盟而請和也陳宗宗長之家

同上

初陳豹欲爲子我臣**詒**賈逵云豹陳氏族也

同上杜取此

使公

孫言已註賈逵云公孫齊大夫也同上已有喪而止既而言

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臣

吾憚其為人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

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

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註服虔云言我與陳疏遠也同上

且其違者註服虔云違者不從子我者同上不過數人何盡

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註服虔云彼

謂闕止也子謂陳常也同上子行舍於公宮註服虔云止

於公宮為陳氏作內間也同上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

乘如公註服虔云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四乘同上

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註服虔云成子兄弟見子我

出遂突入反閉門于我不得復入上同待人御之節服虔

云闔豎以兵御陳氏上同子行殺待人節服虔云舍于公

宮故得殺之上同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節服虔云當陳

氏入時飲酒於此臺上同成子遷諸寢節服虔云欲徙公

令居寢也上同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節服虔云齊

大夫上同非不利也將除害也陳子出舍於庫聞公猶怒

將出節服虔云出奔也上同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劔曰需事

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節服虔云陳宗

先祖鬼神也本疏乃止子我歸帥屬徒各本脫帥字從石經增入節服

虔云會徒眾史記集解按服注徒字上似脫屬字攻闔與大

門節服虔云宮中之門曰闔大門公門也上同按服用爾雅

釋宮文後漢書注引爾雅又云宮中小門謂之闈此云

闈與大門是闈為小門也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

於弇中適豐上豐上買達云陳氏邑也同上杜豐上人執之

以告殺諸郭闈上服虔云齊闈名同上成子將殺大陸子方

上服虔云子方子我之黨大夫東郭買也同上陳逆請而

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彤取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

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

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上服虔云子方將欲奔魯衛

也同上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於舒州上賈達云陳

氏邑也同上史記齊世家常執簡公於徐州索隱徐字從

人說文作郟音舒戰國策楚威王戰勝於徐州高誘注

徐州或作舒州是時屬齊按舒徐邾古字通公曰吾早
從鞅之言不及此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
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鞏易薄公曰不可薄
宗邑也地理志山陽郡薄臣瓚曰湯所都按此卽南亳
也亳薄古字通故公以爲宗邑乃益鞏七邑而請享公
焉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
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
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
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
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麋或作麋从石經及宋
本訂正困學記聞引左
傳亦作麋 廣疋介獨也方言獸無偶曰介玉篇同按說文麋

麋也籀文作麋玉篇麋鹿屬亦作獐陸佃埤雅麋如小
鹿而美今考麋既是麋其物本小何得云介且麋書於
經又屢見於傳自當作麋爲是公曰雖麋未來得左師
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
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
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麋之不共宋之禍也
敢不惟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
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願騁而告桓
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
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
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旣不能事

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
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
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
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

傳曰司馬牛字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

地公文氏攻之註王符潛夫論衛之公族有公文氏求夏
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
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
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阡氏葬諸丘輿 甲午齊陳恒
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
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

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
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初孟孺
子泄將圍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
圍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
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
共弗許懼不歸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輪 夏楚子西

子期伐吳及桐汭水經注沔水下南江又東與桐水合

元和郡縣志桐汭在廣德州西五十里按桐水本合南

江至山陰入海杜注云西北入丹陽湖者蓋西晉時南

江已湮故桐水就近入丹陽湖耳說見集中陳侯使公

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註服虔云在牀曰尸在

棺曰柩本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

乃廩然墮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

蓋對岳本以上介絕句素本註按注云蓋陳大夫貞子上

介蓋謂貞子上介耳觀下注備使云備猶副也意義自

明蓋本副介宰嚭尊稱之曰上介耳釋文云寡君敢辭

上介絕句是也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

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威大命

隕隊諸本作墜从石經改正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

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

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

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弃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旣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子刊本並脫于字據宋本增入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

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
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
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
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襍媚杏以南書社五百

節服虔云書籍也

史記集解
杜取此

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

病取謹與聞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
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羸 衛

孔圉取大子蒯瞶之姊生悝**節**說文悝周也春秋傳曰孔

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

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
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

孔氏之外圃史記集解服虔云圃園杜取此昏二人蒙衣而乘

詒服虔云二人與良夫大子蒙衣為婦人之服以巾蒙

其頭而共乘也同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

之史記寧作**詒**服虔云家人稱老問其姓名同稱姻妾以

告**詒**賈逵云婚姻家妾也同遂入適伯姬氏**詒**服虔云入

孔氏家適伯姬所居同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詒**服虔

云先至孔悝所同大子與五人介與殺從之**詒**賈逵云

介被甲也與殺豚欲以盟同上杜迫孔悝於廁釋文孔

強盟之遂劫以登臺**詒**服虔云於衛臺上召衛羣臣

同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詒**服虔云季路

為孔氏宰故告之同上杜召獲駕乘車史記獲**詒**服虔

取此

作護

云召獲衛大夫駕乘車不駕兵車也言無距父之意同上

行爵食炙節服虔云樂寧使召季路乃行爵食炙同上王充

論衡車行酒騎行炙按古人皆以車騎行酒炙正義云

此句顛倒非奉衛侯輒來奔節服虔云召獲奉衛侯同上

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禮記檀弓作高子皋亦作子皋又云季子羔皋羔古字通節賈

達云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也將出奔同上杜曰

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史記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

難史記不節賈逵云家臣憂不及國不得踐履其難同上鄭

眾云是時輒已出不及事不當踐其難子羔言不及以

為季路欲死國也同上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節服虔云

言食懼之祿欲救懼之難此明其不死國也同上子羔遂

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史記作公孫敢

元禮禮記注古文毋為無 服虔云公孫敢衛大夫言輒已出無為復

入同上按莊子盜跖篇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

東門之上據此則子路所入之門蓋東門也季子曰是

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

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王肅云

必有繼續其後攻大子且曰大子無勇若燔壺半必舍

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厲敵子路史記作壺厲又作

音同 服虔云二子崩曠之臣敵當也同上杜 以戈擊之斷

纓史記作 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服虔云不使冠在地

同上杜 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取此

史記作由也其死矣檀弓引傳亦同或一本多其字也

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

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鄆武子告于周曰
蒯賸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弃兄弟
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
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
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誅之鄭司農云誅為積累其
生平之德行以錫之命而為其辭也周禮說文譚禱也
累功德以求福論語曰譚曰禱爾於上下神祇从言累

省聲或不省作譟誅字注云謚也从言耒聲是誅譟有

別今經典相承作誅而人罕知當作譟矣昊天不弔家語

文選注並引作旱天不弔說文引傳作昊天不愆疑有脫誤玉篇亦同 誥按鄭司農周禮解

引此傳作閔天不淑莊述祖曰古文叔與弔字形相近

故經典從叔之字多作弔莊子弔詭即誡詭是也杜注

昭二十六年與此傳皆訓弔為至似誤不愆遺一老誥

爾雅愆彊也說文愆問也謹敬也一日說也一日且也

詩鄭賤愆者心不欲而自彊之辭應劭王肅並云愆且

也一老謂孔子也杜本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詩

屏蔽也杜本熒熒余在疚鄭司農周禮注引此作嬛嬛

作熒熒古字通 誥說文嬛才緊也春秋傳曰嬛嬛在疚又宀字注

云貧病也詩曰粃粃在穴烏乎哀哉諸刊本皆作嗚呼

正尼父無自律爾雅律法也杜本子贛曰君其不沒於

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按大戴記孔子

語云禮失則壞名失則悞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

用死又誅之非禮也家語史記漢書並作死而誅之禮記

改稱一人史記漢書並作稱余非名也謂服虔云天子自

謂余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史記集解君兩失之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郡國志東郡燕縣有平陽

亭杜同酈道元云廩延南故城即衛之平陽亭也重酬

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

而行水經注引作載伯姬及西門使貳車反祔於西圃謂

五經異義曰或曰卿大夫有主不答曰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格享昭穆故無主古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祔於西圃祔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有石主元之聞也

以下鄭氏駁

少牢饋食士大夫祭禮束帛依神持牲饋食士

祭禮也結茅爲神象也孝子旣葬心無所依以虞而立主以事之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尙質故不相變旣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爲祭主孔悝祔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又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

而有所謂也。答曰：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
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主，諸侯不祀天而魯
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按正義
譏鄭非是。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請追之，遇
載而殺，而乘其車。許公為反，而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
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或以其
車從，得而於橐中，孔慳出奔宋。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
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
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諸本
作諫今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
改正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

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
 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
 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
 信也期死非勇也謂按漢書韓王信傳李奇注引傳日期
 死非勇也以生非任也下五字未知所出子必悔之弗

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謂服虔云白邑名楚邑大夫皆

稱公史記集解杜注上句取此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

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

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劔子期之子平見之曰

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

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

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

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淮南王書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

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釋文熊宜僚者

或作熊相宜僚後漢書注亦同按石經熊字下後人亦旁增相字不可从淮南王書作宜僚

高誘注曰宜僚姓也名熊勇士居楚市南若得之可以

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

以劔不動高誘淮南王書承作舉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傳咸左

字作昭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地理志慎

義亦通縣屬汝南郡杜本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服虔云欲

陳士卒甲兵如與吳戰時所入獻捷本許之遂作亂秋

七月殺子西子期史記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

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
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殺王
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
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
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厭偏
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註淮南王書九日葉公
入風俗通管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按裴松之管寧傳
注引傅子云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今考修之適楚
自在田氏未篡之先傅子所言恐不足據白公欲以子
閻爲王子閻不可遂劫以兵子閻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
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

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賈逵云

高府府名也史記集解淮南王書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

府之粟按此則高府蓋宮中府名石乞尹門圍公陽穴

宮史記圍公陽作屈固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服虔云昭王夫人

惠王母越女也同上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

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

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

如望歲焉日日以幾六經正誤云日若見君面是得艾也

歸應劭漢書注艾安也杜本此艾古字同民知不死其亦夫有

奮心風俗通民作人夫作無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

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

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

使與國人釋文一本作使與國人如字與謂與廢也按石經及諸刊本皆作與今仍之以攻白

公白公奔山而縊爾雅淮南王書十九日而擒白公其徒微

之爾雅匿微也舍人云匿藏之微也說文微隱行也春

秋傳曰白公其徒微之淮南王書白公死於浴室高誘

注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按呂覽作法室高誘注法室

司寇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

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亨亨字後人妄加四點今从石經訂正乞曰此

事也从石經及宋本增也字克則為卿不克則亨固其所也何害乃

亨石乞王孫燕奔頰黃氏頰按頰當是頰字之誤今訂正

說文頰从頁弁聲渠追切音亦同沈諸梁兼二事諸刊本脫

沈字今从石經增入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于葉

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輿殺從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

說文

甸中也

春秋傳曰

乘中甸一轅車玉篇引左傳同

杜本

兩牡紫衣

賈逵

云紫衣君服

本疏杜取此

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

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御之

笠澤夾水而陳

石經及諸刊本作禦今从釋文改畫一

越子為左右句卒使

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

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晉趙鞅使告于衛

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

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栒之圖說

文栒擊也廣雅詠諠也按栒詠古字通楚辭諠詠謂余

以善淫王逸章句方言楚以南謂憇為詠又諧也呂覽

曰栒崔杼之子令之爭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

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

秉

案隱引傳文作秉又服注云云是服注本作秉今據改

謂服虔云秉權柄也

史記

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

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

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太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

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

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都俘

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

釋文蓼本又作鄒

服隨唐大啓羣

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

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詔

西京賦天命不滔李善注

引左傳文云

令尹有感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

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

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
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 王與葉公枚卜子良
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
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 衛侯夢于北宮見
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諫曰說文諫擾也登此昆
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
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
曰如魚窺尾說文窺正視也从穴中正見也按杜注窺
赤色蓋取賈義亦因音同故改從𧇗字爲訓衡流而方
羊裔焉鄭眾以爲魚勞則尾赤方羊游戲喻衛侯淫縱
賈逵云窺赤也魚勞則尾赤衡流方羊不能自安裔

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

春秋疏

服氏以為魚勞

詩廣雅仿疏

佯從倚也按尋賈義裔焉二字亦少逗下云大國滅之

將亡無礙其羊亡為韻也莊述祖又云裔焉二字宜向

下讀高誘呂覽注焉猶於也顧炎武云言其邊於大國

將見滅而亡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詩傳

遜云竇古字作窳說文亦引圭竇作圭窳窳與踰自為

韻惠棟云未有繇詞而無韻者從杜讀則失韻矣竇字

讀度又讀徒踰亦有平去兩音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

郭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

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

史記作班師注引左傳亦

十一月衛侯自鄆入國地理志鄆城縣屬濟陰郡般師

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國賈逵云戎州戎人之邑史記集解

杜取此 按隱七年戎伐凡伯於楚丘是戎邑近衛問之以

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剪之呂覽作公使匠人公

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

請諸本閉作閣从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

天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於戎州已氏初

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鬻說文

鬻髮也鬻或從也也聲廣雅鬻為之髮杜本既入焉而

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

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

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國服虔云起靈公

子史集解
杜牧此

公會齊侯盟於蒙地理志泰山郡蒙陰

禹貢蒙山在西南杜本

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

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

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郈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

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注云彘武伯名也魯於齊為小

國故曰彘也周禮疏

宋皇瑗之子麋有友曰田丙而奪其

兄鄭般邑以與之說文鄭宋地讀若譏按今本作剗轉

寫誤蓋般為鄭大夫因以為號鄭般愠而行告桓司馬

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

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為子麋曰必立伯也是

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麋也公執之

皇瑗奔晉召之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師汲郡古文云宋殺其大夫皇瑗於

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按世族譜瑗皇父充石八世孫

緩充石十世孫則為從孫非從子杜注云緩瑗從子當

有一誤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 巴人

伐楚圍鄆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

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

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

巴師於鄆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

惟能蔽志昆命於元龜師陳樹華按孔疏云夏書作先與

今本合陸氏釋文云能作克二者必有一誤但書作克

左傳作能義本相通疑因孔安國書傳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之文後人傳寫遂偽作先耳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衛石圃逐其君起史記作

○按專當作專專圃音同後刊本譌作專耳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魍與大叔遺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誘吳也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

越師至冥**○**按此冥卽冥阨在今信陽州非越地杜注誤

不及乃還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於

敖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於廩丘爲鄭故謀伐晉 鄭

人辭諸侯秋師還 吳公子慶忌**○**高誘戰國策注曰慶

忌吳王僚之子淮南王書注又云吳王僚之弟子驟諫

吳子曰詩服虔云驟數也詩不改必亡弗聽出居於艾詩

地理志艾縣屬豫章郡杜木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

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十一月

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

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

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

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

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於越軍曰吳犯問上國多矣

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諸木

志今从石請入視之許之告於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

經改正

倍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
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
及也使倍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
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說文篋說文篋說文篋說文也杜木
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
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高誘曰史黯
史墨也按黯蓋史墨子小徐說文繫傳以爲墨字子廡
黯廡音同古字蓋通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
曰宜哉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
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臯說文呂覽曰子胥高

蹶高誘注蹶蹈也傳曰魯人之高使我高蹈蹶怒貌按
據釋名高與臯通數年不覺使我高蹈音廣正高遠也
眾經音義引廣雅蹈行也杜本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
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閻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
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
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
子越人歸之天子革奔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

吳王居甬東音賈逵云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史記韋昭

吳語注曰今勾章東海外州也杜本辭曰孤老矣焉能

事君乃縊音史記吳世家遂自剄死越人以歸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

按杜注競遽也非義訓李賢後漢書崔駰傳注競時謂趨時也此競字亦當訓

趨賢用漢儒義訓最多此亦當是是以不得助執紼使

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

辭綜西京賦注彌遠也社本此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

以稱旌繁乎

說文旒馬髦飾也春秋傳曰可以稱旌旒乎又辨字注曰旒或从鼻鼻籀文弁夏六月晉荀瑤伐

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

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

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

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

諸本誤作耀今治
从石經宋本改

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於犁丘齊師敗績

知伯親禽顏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

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

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

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

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

能進是僇言也 圖服虔云僇僞不信言也字林作懲云夢

言意不慧也

釋文

陸粲云僇者踣蹋之義此當作懲說文

字林皆云懲夢言不慧也三蒼曰謊言廣雅云窺言也

此謂晉人妄語若夢中說寐之言耳今按說文噉字注云高氣多言也从口蔓省聲春秋傳曰噉言疑卽此噉言或傳寫有異耳存攷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饋臧石牛

國服虔云生牲

禮記疏

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

不度敢展謝之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禘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大子國人始惡之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郟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

懼使因大宰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

說文取虔云此下但有適城鈕以鉤越無奔宋之事其說未聞

本疏衛侯為靈臺

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執而登席

說文執

足衣也惠棟曰宣二年左傳云晉侯飲趙盾酒其右提

彌明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而下服虔

本作遂跌以下注云趙盾徒跌而下走此本書燕飲解

襪之明文也左傳古文盡為杜預所改故學者有疑義

莫能詳焉閻璩云杜氏謂見君解襪見君字不確須易

為古者燕飲解襪耳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

君將設之

諸本說誤嚴從說文玉篇改正

說文設歐貌春秋傳曰君將

設之玉篇同引左傳作君將設焉廣雅設吐也按澤文
作磬與說文玉篇合但字體微異耳是以不敢公愈怒
大夫當之不可楮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楮師
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人也奪南氏邑而奪
司寇亥政公使寺人納公文懿子之車於池初衛人翦夏
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
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
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
信之故楮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
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於公宮而
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鄆子士請御之彌援其手曰子

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說文逞

通也楚謂疾行爲逞春秋傳曰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

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眾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

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鄆漢書地理志河東郡蒲

反故曰蒲濟陰郡鄆城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

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釋文本或作徇同越有君晉灼

漢書注鉤致也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

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

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

專利而妄夫見君之人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

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惠遣諸

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僕見二
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
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奠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
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
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古庸石經作古庸廿七年

越子使古庸來聘宋元明本皆誤作后今从石經改正 節按廣韻古字注云又姓左

傳越大夫古庸是一確證宋樂茂納衛侯文子欲納之

懿子曰君復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

州大獲諸本師上行衛字从石經刪出御之大敗掘楮師定子之墓焚

之于平莊之上節按玉篇搯胡沒切搯也左師傳曰搯褚

師定子之墓焚之本又作掘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

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

納衛君而已文子致眾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

請納之眾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眾曰

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致入師還立悼公

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日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

人者報之司徒期聘于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

之期以眾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遂卒於越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史記作公孫紳節

史記宋世家曰宋公子特攻殺大子而自立是爲昭公

索隱曰特一作得按左傳景公無子取元公庶會孫公
子周之子得及啓畜於公宮及景公卒先立啓後立得
是爲昭公與此全乖未知大史公何據而爲是說未有
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
不緩爲左師樂蔑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
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
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
能無敝乎冬十月公遊於空澤註水經注獲水東南逕空
桐澤北澤在虞城東南左傳遊於空澤卽此郡國志梁
國虞有空桐地杜同辛巳卒於連中大尹與空澤之士
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

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於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衺使宣言於國曰大尹惑盪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

諸本今誤令从石經宋本改

謂汲冢古文

瑣語曰初刑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日臣死後五年五月丁亥吳亡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

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死後吳亡景公懼思刑史

子臣之言將死日乃逃於瓜圃遂死焉求得已盡矣死

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

之外已為烏而集於其上

諸刊本烏誤鳥从宋本改正

味加於南門尾

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

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於國曰大尹惑盪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眾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眾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於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于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

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

順之節正義曰詩周頌烈文之篇若得其人則四方諸侯

皆順從之矣按此則當作順甚明顧氏石經作訓反云

順非失於詳審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古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節按

駘上即襄四年之狐駘正屬邾魯之界二月盟于平陽

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

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夏四月

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於桐

丘鄭駟宏請救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節

服虔云屬會也孤子死事者之子也御覽設乘車兩馬繫

五邑焉**國**服虔云乘車兩馬大夫車服也繁五邑知之五邑也一日兩飾耳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公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國**按古今人表有顏濁鄒師古曰卽顏涿聚子也服虔云隰之役在哀二十三年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母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國**惠棟曰鄭康成引作柳舒孔氏曰留柳不同蓋所據書异裴松之三國志注云古劉留聊柳同用卯字以从聲故也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國**地理志陳留郡封上濮渠水首受沛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字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國**按杜注定九年製裘也此又云製雨衣也皆望文生

義非本訓今考王逸楚辭章句云製裁也蓋衣之未有

裹者今人所云衣片是也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

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

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

察陳衷焉謂廣正衷善也杜本此謂大夫共恤陳乎若利本

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爾雅在終

也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

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

命恒曰無及寡無畏眾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

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

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公患三

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

間詰賈逵云閒隙也史記集解杜取此公遊于陵阪爾服虔云陵

阪地名同上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

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

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邾乃遂如

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

至鄭駟宏曰知伯悞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

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於桔秩之門鄭人俘鄴魍壘古今

人表作鄭鄴魍索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

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爾高誘呂覽注惡醜也

杜本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三十一
悛趙襄子由是恭知伯詁小爾雅恭忌也按較杜訓爲長
遂喪之知伯貪而復故韓魏反而喪之

春秋左傳詁卷二十一終

曾孫用勳校刊

跋

右春秋左傳詁二十卷先師北江先生所著也先生於學

無所不貫而於史精地理之學

有補三國畷域志東晉畷域志十六國春秋畷域志

西夏城堡錄乾隆府廳州縣圖志

於經精訓詁之學

有漢魏音弟子賦注此雅大書轉注錄等

書此書按羅漢儒賈服舊注及魏晉唐宋說經諸書所引

漢儒說間採近今治漢學者之論無不參酌是正而後定

之尤先生畢生精力所萃者培學淺陋何足以測先生之

涯涘顧從遊日久請業請益之餘所聞於先生不敢忘也

先生之言曰自孫炎反切起而漢魏之音亡自杜預春秋

集解出而漢儒訓詁失然當陽名重當時號稱左癖況其

書傳之已久而欲校正其失豈不難哉則惟盡陳漢魏以

前之說而後儒之虛造者自見吾非與杜氏爭勝不過欲復漢儒說經之舊而已然則先生之書非以非杜氏實以匡杜氏且大有功於杜氏也是書之成先生手繕稿數通及定本出培與校錄焉嗚呼不數年而先生逝矣令嗣孟慈孝廉克承先志出篋以付棗梨趨成厥事今已竣工附識原起於後癸酉冬日受業呂培謹識

曾大父白成所歸主講洋川書院精力蒼萃遲久而成是書其明訓故釋地理尤所精確足洗魏晉以後虛造附會之習 先大父偕旌德呂先生培校定此本開雕於金陵甫訖工而相繼歸道山板片迄未取回迨道光戊子板歸旌德呂氏甫有印行之本詎經兵燹仍復燬

失茲幸購得呂氏刷本重刊行世勉繼先志於萬一云
光緒四年四月曾孫用勲校竣謹識